

張恨水
全集

白蛇传孔雀东南飞





01010435486W 郑州大学图书馆

长篇小說 ● 第五十四卷 ●

張恨水
全集

白蛇傳孔雀東南飛



62362/06

(晋)新登字2号

白蛇传 孔雀东南飞

张恨水 著

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(太原市解放路46号楼)

山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朝阳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: 850×1138 $1/32$ 印张: 10.625 字数: 226千字

1993年1月第1版 1993年1月朝阳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5000册

ISBN 7-5378-0769-7

I·747 定价: 平装 7.80元

精装10.50元

序

当我写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和《秋江》之时，许多朋友都问我，为什么不写《白蛇传》？这一段故事有强烈的反封建思想。我说：要写的。但搜罗的书，自觉还不够全，稍微等待一下吧！

今年二三月，朋友的书，慢慢寄来。其中比较圆满的，是方成培（仰松）的《雷峰塔传奇》，冯梦龙的《警世通言》，墨浪子的《西湖佳话》，和陈遇乾的《义妖传》。还有许多剧本。其中有不曾得着的，黄圆珮（容之）的《雷峰塔传奇》，以及陈嘉言父女之改定本。但本子所印不多，陈本仅有传钞，所以我得的书，比较是可以相当的满足。

方本书出清朝乾隆三十七年，黄本出在乾隆三年，两书出版，相隔三十四年。黄本经阿英看过，共计三十二出。方本改为三十四出。后来扮演，都是根据方本。

《义妖传》共有若干部。我得着的一部，是苏州出版。其中对白，完全是苏州话，而且错字很多，外省人不易懂。书是道光三年出版。距方黄本子，也有八十年和五十年了。拿三书比较，方本自好的多。譬如盗库一场，黄本叙许仙到官，发配苏州，方本就改掉了，写许逃往苏州。又龟精盗巾，白氏命许氏穿戴，……关于此层，黄本有两出，方本皆为删去。这比旧本都好的多。不过，箱中取出八宝明珠巾，仍

白蛇传

旧是萧太师故物，让许氏戴起来，当在虎阜游览，被捕快识破带官，发配镇江。这还不能打破旧戏套子。

故事对小青说法，共有两种：一、小青原是青鱼精，也有千年的道行，斗法不过，所以婢事白蛇。这种说法，自说部《警世通言》（明末）一直到《西湖佳话》（清朝乾隆）都没有改。二、小青是青蛇，由方本雷峰塔说起，一直到现在（黄本还说是青鱼精）。这一定型的造就，也够有三百年了。

这个神话的原始故事，比《警世通言》还要早，约发生在南宋孝宗淳熙年间。清《平山堂话本》有《西湖三塔记》，而他小说所记的故事，上有地名，官制名称，和南宋所称一样，这是老大一个证据。塔记里大概是这样说，临安府的少年奚宣赞，救了一个失路的女子白卯奴，后来遇见了穿黑衣的老太太，和一个穿白衣的少妇。少妇就和姓奚的同居了半月，几乎要吃掉他，还是白卯奴救出。此后由道士收伏了三妖，镇在三潭印月下面。这三个妖怪，白卯奴是鸡精，黑衣老妇是猴精，白衣少妇是白蛇精。这个故事，当然是很粗糙，但是可以看到白蛇传，是怎么样来的。

在元时代，似乎没有著述。在明末时代，倒演过这种戏。那时候，山阴祁彪佳以藏书著名。自己作有《曲品》说：“雷峰塔陈六龙撰，相传雷峰塔之建，镇白娘子妖也。只可惜他在明亡殉国，这部书已失传了。幸得他儿子祁奕庆藏有藏书楼目录，所以《雷峰塔记》这个名词，今日才流传下来。在这同时，冯梦龙的《警世通言》里的“白娘子永镇雷峰塔”也出世了。我们理想这个白娘子的故事，那时一定是盛行在吴越民间的。

综上所述，这事大概发生在南宋，盛传在明末，盛传地点是吴越之间。后来就逐渐盛行全国了。这个戏定型的白素贞是白蛇，是一个伶俐的女子，不过这里还有妖形存在。小青是个青蛇，定型是聪明、坚强富于斗争性。许仙大概是个善良成分，但是耳朵软，尤易动摇，结果几为反动人物。结果，白青二人写明确一点就够了。许仙却完全需要改造。试问：白素贞为什么看重了许仙，为什么为许仙死而无怨，这里面一定有个原故存在。所以我在本书里面，完全把许仙写好。

白素贞等三个定型拟定好，这就要研究怎样写。许多书多是从游湖写起，下山收青等事删掉不写，这个我很同意。下山收青，这和许仙故事，丝毫没有关系。再写就是定情，小青盗宝这一层。我以为白蛇要用银子，哪里都可以弄到，何必去弄些钗印宛然的库银，所以我把它删了。下面是到苏州去开店，但是太突然了，我就添写西湖夜话暗暗记下断桥这一段。至于许仙向店里辞工，写老板、伙计的矛盾，也多一点，就添在夜话和苏州开店中间。

至于许仙发配，白青赶到苏州，以至女店主劝合，那完全多余，而且许白的婚约，这样一来，太不坚定，这里一律删掉。苏州开店，当然生意很好，但是施诊这一段，旧本子多半没有，《义妖传》上也只施放避瘟散。新本子上也是有无各半，写得也太少，我就加强写了此段。驱逐道士一段，有人认为是释、道之争，我仔细看来，还不像。我把它写定在端午前头，才接上法海出来，这样一来既不是突然而来，二来许仙对法海的话，丝毫不信，也更觉许仙可爱。端阳惊变，白氏出现原形，我改为暗写，好在看书的人，一定明

白蛇传

白。求草一段，这与新旧本子，没什么分别。但写到最后一段，许仙为求草感动似乎更生动些。第二次发配，当然我不写，写了法海将许仙诳了去的。这样一来，表示许氏并无心。最后我写哭塔倒塔两段，哭塔田本写许士林，我写的是许仙。倒塔写白氏被关更长一点，许家只略提一笔。因为这是一个悲剧，虽然白氏已救出来了，但仍不失一个悲剧成分。

这样写法，是否合理，我不得知。但是白蛇传是往更好的路上写，这个原则似乎还没有弄错。还有小青出走，另谋配偶，像陈本《义妖传》里所写，根本无此必要，当然不写。

总而言之，一句话：白蛇传完全在摸索，读者能给予我一条正路，是笔者十分喜欢的。

张恨水

一九五四年十月二十日

自 录

白蛇传

序.....	1
一 清明时节雨纷纷	1
二 美满姻缘	12
三 夜话	24
四 从此长辞了	33
五 手到病除	42
六 将老道解往云南	51
七 这话我不相信	61
八 端午惊变	70
九 昆仑盗草	78
十 不相干的化缘和尚	87
十一 白素贞先礼后兵	95
十二 筑堤水斗.....	103
十三 断桥相遇.....	114
十四 添了一个孩儿.....	124
十五 尽欢而散.....	133
十六 合钵.....	141
十七 哭塔.....	149
十八 白素贞出来了.....	157

孔雀东南飞

楔子	1
一 是谁弹箜篌	3
二 听来两月中	12
三 含笑说婚事	21
四 四月喜期逢	31
五 随贺迁居喜	40
六 婆嫌织绢迟	49
七 君家妇难为	58
八 逼子写休书	68
九 送车感永别	77
十 婉拒县令媒	86
十一 果然声色好	96
十二 太守依计来	106
十三 媒言喜通达	116
十四 迎亲队伍开	126
十五 马来作密语	136
十六 徘徊柏树枝	146
十七 树上有鸳鸯，自由自在飞	153

一 清明时节雨纷纷

清明时节，江南雨多，看看万里无云，丽日中天，待一会儿，黑云四起，哗啦啦下起倾盆大雨来。所以走长路的人，总带着一把伞，以备不时之需。这正是清明时节。早上起来，一点云也没有，那临空的太阳，晒着大地，一片金黄色。太阳正晒着一个天井，上首一排房屋。这时正出来一个少年，头上皂色幞头，身穿蓝衣，右手上提着金银纸铤，还有鞭炮蜡烛，以及上坟用的东西，将一只竹篮子盛着，也都由右手提着。左手带了一把雨伞，扛在肩上。

他走在天井当中，便望着窗户道：“各位先生少陪了。昨天已和账房先生请了一天假，今天是清明佳节，到南山上父母的坟。来往路途遥远，今天要到晚才能回来呢。店里的的事，诸公帮忙了。”

房里有人答道：“许仙老弟，你既是请了一天假，放心去吧。店里的的事，自然我们代做，不劳叮嘱。但是今天天气很好，你何必还带着一把伞呢？”

许仙道：“现在太阳刚出来，也许下午要变天，哪里能料呢。带着一把伞的好。再说，近来天气，非常的热，中午时候，太阳晒得实难受。带着一把伞，走起路来遮遮阴，也是好的。”

房里人道：“这倒说得是。你放心去吧。”

许仙于是迈步走出店门，两个小徒弟，正忙着收拾店房里东西。大街之上，铺面也刚刚下了铺门。走过几条街，到

了清波门外。这是一个面临西湖的码头，一排弯了十几只船，外号叫瓜皮艇子，其长也不过两三丈。其中有一只船，船中间四根柱子撑起挂了船篷，下面已经坐满了人。这正是搭客过湖的。

许仙下了码头，踏上这只船，在各位互相移让之下，腾出了一个座位在板子上坐下。许仙平常总在药店当伙计，难得到城外来赏玩赏玩。今天一早到城外来，只觉三面是山，包围了这个西湖，挡住杭州城外一阵嚣杂之气。苏堤白堤两条杨柳杂树的人行路，横插在湖心，由近及远，慢慢的将那两行树木引到区脚边上。两行高山觉得像把椅子靠手，远远的伸来，要把这杭州城抱住。西湖的水，原来是碧清的，远近照着山峰，倒映在水里，格外好看。

许仙赞美一声道：“这山水真是美丽，城里人终日忙着柴、米、油、盐杂事，没有工夫来领略，未免可惜。”

那同座的人道：“你抽点功夫，三五天来玩一趟，也就是了。三五天抽点小工夫，总是有的啊？”

许仙说是，连忙点头。一会儿小船已开，眼见得两旁树木，以及楼台亭阁，慢慢移动。许仙心想，西湖的景致很好。今天上坟，提早一点，若到西湖还早，赏玩半天，再回城有何不可。

许仙有了这番心事，果然上坟回来很早，到达湖边，还只是申牌时分。自己今天没有事，先找了一个小茶馆，泡上一碗茶，歇歇腿。然后带了那把雨伞，顺着人行路，慢慢行走。

这西湖在春秋两季，本来就人多。加上今天是清明佳节，更是游人如蚁。这行人阵里，有骑马的，有坐小轿的，

有步行的，络绎不绝。许仙是一个人独自行走，来到西泠桥头，只见一带柳树，抱住一湾湖角。湖角上正有一道石桥，通达孤山。

许仙正想过桥，忽然东风一卷，柳树枝子分开。却见那树下，并排站立两位姑娘。一位约莫十八九岁，身上穿的白绫子衫子，下系白绫裙，但衣衫有红色衣服托着。一位十六七岁，穿了一身青，青衫子、青裙子。看那样子，在指点行人。许仙是个忠厚少年，低头便走。

那穿白衣服的娘子，忽然对天上指了两指。说话也奇怪，刚刚过桥，忽然乌云陡起，也不知从哪里飞来，一会儿工夫越来越大，就见黑云遮盖头顶，一点日光都没有了。许仙抬头看看天的四周，云差不多低过了南北两高峰。远近的树叶，被风吹得索索发响。身上衣服被风也吹得飘荡起来。哎哟！马上就暴风雨来了，找个躲雨地方才好。于是加紧两步，沿着湖边一直的走。

但是今天的风暴，非常奇怪，说来就来。一阵雨点，由身后吹来，犹如猎狗捕食一般。人随了这阵大雨，向前乱跑几步，概不由己。那些游山玩水的人，更是纷纷一阵乱跑。许仙赶快撑起伞来，趁了有树的地方，随了树荫急走。

树林子外边，便是西湖。这时西湖被一阵大雨所冲击，湖上起了一阵青烟。天上下来的雨，一根比着一根紧，像珍珠幔帐似的，从天空垂下来，湖里是什么风景，已经被遮得看不清楚，只有一团黑影。许仙虽被大雨冲击得要站不住，可是这番景致，也引起莫大的兴趣。

那些逃跑的游客，有的在树底下躲雨，有的也纷纷搭船。许仙也想若有船可搭，搭一条船走吧。这雨来势颇凶，

也许今天下午，不会停哩。正这样猜想，柳树下一个穿蓑衣的人，忽然撑出一条小船来。

许仙看到大喜，便把伞撑高一点，叫道：“船老板，你的船搭客不搭客？”

那船老板在他那船后艄，慢慢的推着桨，答道：“搭客的，但是要多给几个钱。”

许仙道：“那是自然。这样大的雨，不多给几个钱，你不会家里躲雨，免得一身湿吗？我包你这条船到清波门，你看要多少钱？”

船老板道：“那我要一百文。”

许仙道：“那太多了。少了你也不肯的，给你七十文如何？”

船老板道：“好的，你说得也痛快，搭你这个客人。”

说着，他就在后艄上把一只桨摇了几摇，船就缓缓的向岸上靠拢。等船头伸到岸上，许仙就一跃上了船。他自己还撑着伞，就站在船头上把伞收了，然后牵衣下舱。伞就放在船头上。

原来这瓜皮小艇，中间虽然有一个舱，其实小如床大，舱里横搁两三条板子，就当了舱位。许仙下得舱来，就在第一条板子上坐下。

许仙道：“船老板，你就开船吧。船是我包的，船上自不能搭客啊。”

船老板道：“那是自然。”说着他扶着桨，正待要摇。忽然柳树下有人叫道：“船家船家！”

船老板看去，是两位女客人。一穿白，一穿青。被大雨所赶，就躲在这柳树底下。这柳树倒也有两个人抱不拢

的树身，两个人勉强可躲。

船老板道：“女客，这船不搭客了。”

一个穿青衣服的女客道：“这样大的风暴雨，前后都没有了船，要搭也搭不到呵！今幸你这只船来了，这正是天赐其便啦。你看我们两个女孩儿们，这一身透湿，也行个方便搭载搭载吧。”

船老板道：“也怕不顺路呵！我们是到清波门的，你这女客，要上哪儿？”

穿青衣服的道：“我们也是到清波门去呀！”

许仙虽坐在舱里，那瓜皮艇子，搭盖的只是凉篷，四周并无遮盖，岸上来人，看得清清楚楚。看看那两个女子，正是刚才在西泠桥畔所遇到的女郎。不想她也是没带雨具，被暴风雨所赶欲走无路的人。便道：“船家，你就把船靠拢，搭载这两个女客吧。女客说话，怪可怜的。”

船老板道：“好的。可是这两位女客若出船钱，客官不能扣我的。”

许仙笑道：“你太小器了，女客若出船钱，我岂能扣你的船钱？”

船老板道：“女客，客官答应了，你上船吧。”

说着，把船慢慢向岸上靠拢，船头直伸到柳树身边。

许仙道：“船家，我这里有雨伞一把，送给那位娘子，船划到柳树底下，还有一截路，这大的雨，撑伞上船好一点。”

那个穿青衣服的女子听说，望望穿白衣服的女子。穿白衣服的女子道：“多谢，不用。”

那穿青衣服的女子，听她这样说，就用脚一跳，跳上了

船。她站在船头上用手一拉，那个穿白衣服的女子牵着她的手一跳，也上了船。

这时，那天上的雨，正像瓢泼，两人挤到舱口，站又不是，出去避开一点，雨水又要淋着，简直不知道怎么好。

许仙道：“二位姑娘，不必为难。这里有木板两条，尽管坐下。鄙人有伞，到船头上去撑着无妨。”

穿白衣服的道：“那太不敢当！”

穿青衣服的道：“这里两条板子，我和大姐坐一条，相公坐一条，这就行了。”说着，两个人就下了舱。

许仙站起来道：“这舱位太小，挤在一处，恐怕二位姑娘有些未便。”

穿青衣服的道：“行船走马，遇着就是一家。哪里讲得许多便与未便。”

穿白衣服的道：“是的，哪里讲得许多便与未便。刚才在柳树下遇雨，不是这只船来了，我们还一直躲在树下，那不便才多着呢。相公若搬到船头上去，我们只好避开。”

许仙先施一礼道：“如此，鄙人就遵命了。”

那两位姑娘勉强还一礼，就跨过木板，对里坐着。许仙与先前一样，朝外坐着。自己心中暗想，她两个人为何不对外坐着，莫非这里面也有礼字意味在内。也不敢作声，只是低头不语。

这时，雨小了一点。船家开始摇桨，船慢慢前进。

那两个姑娘，见许仙老是不抬头。穿白衣服的小声道：“小青，这位相公过于老实。我们幸得这条船送我们回去，这位相公姓什么、叫什么，还没有知道，我们似乎缺礼呵！”

小青道：“是的，问他一问。”

穿白衣服的道：“相公，我们还没有问起尊姓大名。将来提到今日遇到大风大雨，为何人所救，一时答复不出来，眼见得我们太无礼貌了。”

许仙这才抬起头来，笑道：“这也算不得大风大雨救人的事呀。说起姓名，可以奉告，单名叫许仙。”

穿白衣服的道：“原来是许仙相公。是本地人吗？”

许仙道：“是的，是钱塘人。”

穿白衣服的道：“堂上是健在的了？”

许仙道：“都谢世了。我今天就是上爹妈的坟回来的。”

穿白衣服的道：“相公有昆仲几位呢？”

许仙道：“我是无兄无弟，只有一个姐姐。”说这话时，抬头向穿白衣服的看去。只见眉目八字分开，非常的停匀。尤其是她一双眼睛，向人亮灿灿地。头发梳个盘龙髻，虽然遇到大雨，并未蓬乱，还带有彩凤一只。再看刚才叫小青的那位姑娘，虽然也是骨肉匀称的面孔，但眉目之间，有几分英气。不像这位穿白的姑娘，一张鹅蛋脸，似笑不笑，简直是春风拂面。小青有时是小嘴一鼓，没有她姐姐那样爱人呵！

穿白衣服的道：“相公现作何生理？”

许仙道：“现在一家药店里作生意。”

穿白衣服的道：“现在相公多大年纪呢？”

许仙道：“现在也二十岁了。”

她这样细细的盘问，许仙倒不觉得讨厌，她怎么问，就怎样答复。

二

小青道：“这倒和我大姐同庚呢。论起年纪，应该是婚事之年了。相公的娘子，今年多大呢？”

许仙道：“鄙人二十岁，现在的衣食，还要靠姐夫与姐姐两个人周济，哪里还能够讨亲！”

小青半回转身，看了大姐一眼。那位姑娘，不好意思，只把眼睛看身上打的水印。

小青道：“现在姑娘没什么问相公的了。相公有什么问姑娘的吗？”

许仙道：“是。动问姑娘贵姓是？”说了这句话，不知道怎样接下句。看看被问的姑娘，倒还坦然，大袖子压在大腿上，眼睛望着人有点微笑。

可是小青不等她大姐开口，便抢着道：“姑娘叫白素贞。是四川人氏，我老爷做过处州指挥。不幸爹娘去世，大姐无依无靠。老爷在日，常说有位亲戚在杭州，所以带小青来在杭州，打算投亲。不想没有遇着，还是无依无靠。小姐的身世，完全都告诉你了。还有什么问的没有？”

许仙道：“哦！原来是名门后代，是失敬了。”说着起身施上一礼，白素贞赶快回礼。

许仙道：“小姐既是投亲未遇，在杭州城也寂寞得很呵！”

白素贞唉了一声，将大袖子在腿上拍了两拍。

小青道：“许相公，你是个无靠的人，我姑娘也是个无靠的人，倒是一对可怜虫。”

许仙道：“我哪里能比白小姐。哎！我是天生薄命，这一辈子无有出头之日了。”

这时，比白小姐上船的时候，雨更小了。眼望着西湖，